

食草家族

THE
HERBIVOROUS
FAMILY

莫 言

Mo Yan



浙江文艺出版社
Zhe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食草家族

THE
HERBIVOROUS
FAMILY

莫 言

Mo Yan

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食草家族/莫言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7

(莫言作品典藏大系)

ISBN 978-7-5339-5706-3

I. ①食… II. ①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04591 号

统 筹 曹元勇

责任编辑 李 灿

文字编辑 庄馨丽

封面设计 一千遍工作室

插页设计 夏艺堂艺术设计

责任印制 吴春娟

食草家族

莫言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50 毫米×970 毫米 1/16

字数 285 千字

印张 23.25

插页 10

版次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5706-3

定价 76.00 元(精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KEY·可以文化

MOYAN

{ 莫 言 作 品 典 藏 }



Winner of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食草家族



2005年1月，在日本北海道



母亲和父亲



1996年，在北京家中书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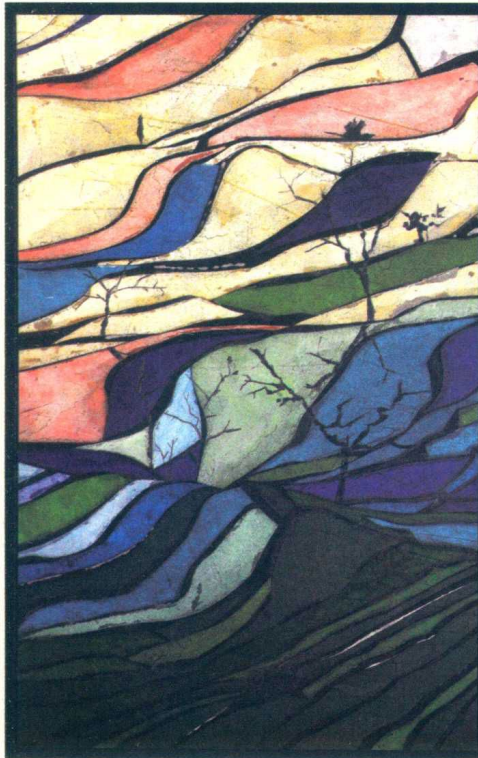
2005年11月，在张家口坝上



2014年7月，在法国依云



2013年第二届中华文艺奖奖杯



SVENSKA AKADEMIE
HAR VID SIN SAMMANKOMST
DEN 11 OKTOBER 2012

I ÖVERENSSTÄMMELSE MED
FÖRESKRIFTERNA I DET AV

ALFRED NOBEL

DEN 27 NOVEMBER 1895

UPPRÄTTADE TESTAMENTET

BESLUTAT ATT 2012 ÅRS

NOBELPRIS I LITTERATUR

SKALL TILLDELAS

MO YAN

"SOM MED HALLUCINA-
TORISK SKÄRPA FÖRENAR
SAGA, HISTORIA OCH
SAMTID"

● STOCKHOLM DEN 10 DECEMBER 2012 ●

Lotta Lotass

SR

Oluf Tyge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证书

第一夢：孔皇

第二天清晨太陽升起前約有十五至二十分鐘光景，我行走在故鄉一片尚未開墾的菜地上。初夏為著，秋冬和初春的記憶淡薄。菜地上雜草叢生，菜黑綠、結實、枯瘦。輕盈的薄霧迅速地消逝著。尽管有霧，但空氣還是異常乾燥。有一隻穿著牛皮涼鞋的腳和另一隻穿著羊皮涼鞋的腳無情地踐踏著生命力極其頑強的野草時，我還在思念著一個打過我不完的女人。

我百思難解她為什麼要打我，因為我與她素不相識。她打我之前五十分鐘我在“太平洋冷飲店”北邊的樹蔭下逐一觀賞著掛在樹杈上的鳥籠子和籠子裏的畫眉。鳥籠子大同小異，畫眉也大同小異。畫眉在惱怒的鳴叫過程中絕不進食和排泄，當然更加無以交配。這是我開著以來一直堅持觀察畫眉得出的結論。在這左的這些日子裏，我一得閒空便從“太平洋冷飲店”

作者的话

这本书是我于 1987—1989 年间陆续完成的。书中表达了我渴望通过吃草净化灵魂的强烈愿望,表达了我对大自然的敬畏与膜拜,表达了我对蹊膜(即蹊膜)的恐惧,表达了我对性爱与暴力的看法,表达了我对传说和神话的理解,当然也表达了我的爱与恨,当然也袒露了我的灵魂,丑的和美的,光明的和阴晦的,浮在水面的冰和潜在水下的冰,梦境与现实。

目 录

第一梦 红蝗

1

.....

第二梦 玫瑰玫瑰香气扑鼻

115

.....

第三梦 生蹊的祖先们

159

.....

第四梦 复仇记

233

.....

第五梦 二姑随后就到

303

.....

第六梦 马驹横穿沼泽

353

.....

圆梦——代后记

365

第一梦

.....
红 蝗

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第二天凌晨太阳升起前约有十至十五分钟光景，我行走在故乡一片尚未开垦的荒地上。初夏老春，残冬和初春的记忆淡漠。荒地上杂草丛生，草黑绿、结实、枯瘦。轻盈的薄雾迅速消逝着。尽管有雾，但空气还是异常干燥。当一双穿着牛皮凉鞋和另一双穿着羊皮凉鞋的脚无情地践踏着生命力极端顽强的野草时，我正在心里思念着一个打过我两个耳光的女人。

我百思难解她为什么要打我，因为我和她素不相识。她打我之前五十分钟我在北京的“太平洋冷饮店”北边的树阴下逐一观赏着挂在树杈上的鸟笼子和笼子里的画眉。鸟笼子大同小异，画眉也大同小异。画眉在恼怒的鸣叫过程中从不进食和排泄，当然更加无法交配。这是我自从开春以来一直坚持观察画眉得出的结论。在过去的这些日子里，我一得闲空就从“太平洋冷饮店”前面那条铺着八角形水泥板、两边栽满火红色鸡冠花的小路上疾走过，直奔那些挂在树杈上的画眉们。我知道我的皮鞋后跟上的铁钉子敲叩着路面发出清脆的响声，我知道几十年前、几百年前，骡马的蹄铁敲打我的故乡高密县城里那条青石条铺成的官道时，曾经发出过更加清脆的响声。我一直迷恋着蹄铁敲击石头发出的美妙的音乐。几年前的一个深夜